

漩流

鄧國培

漩流

——长江三部曲之一

鄧国培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三十年代川江生活的小说。它的主线是涪陵、民成两大轮船公司的斗争。涪陵资金薄弱，设备陈旧，管理落后，面对实力雄厚又采取欧美先进经营方式的民成的竞争，濒于破产。中经颇有才干和权谋的新任总经理朱佳富大力整顿，一度小小复兴。其后日商、英商和国民党的官商等压迫日甚，涪陵董事长高伦，坚决不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拉拢，毅然与民成合并。小说的另一条重要线索，是党在川江海员和川东沿江城镇中所开展的工作——主要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围绕着这两条线，组织了若干大大小小的故事，展开了三十年代川东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和各种世相。出场人物，有政治态度、性格气质各不相同的资本家和海员，机智勇敢的我党地下工作人员，还有大小军阀，袍哥头子，蒋介石特务，日本女间谍，外国牧师，土财主，等等。

漩 流

（《长江三部曲》之一）

鄢国培著

•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21.25印张 2插图 533,000字

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7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169 定价：1.47元

楔 子

光绪年间^①，一艘英国炮舰——鲑鱼号，从宜昌亚栈起锚，驶进了南津关，在幽深的峡谷中快速驶进，激起的汹涌浪涛，拍击岩岸，发出哗哗的响声。

从陡削的岩壁上，半腰凿出一条狭小的纤道，一群衣衫褴褛的纤夫匍匐着身躯，背着纤担，在狭窄起伏的纤道上手脚并用，使劲向前拉行着。

一个纤头，爬行在最前面，领唱着纤夫号子，根据纤夫号子的节拍，纤夫整齐地移动着手脚，有时低沉、有时高昂地发出杭育、杭育的哼声，有节奏地唱着和音：

汗水未干泪先干，
草鞋磨破手磨烂，
鲜血点点岩上洒，
何日红花开满山？

山高谷低行路难，
衣单腹饥风雪寒，
妻儿盼望下锅米，
腊月三十吃糠团。

翻过一山又一山，

^① 英国海军开辟川江航道，在 1895——1900 年间。

拉过一滩又一滩，
纤夫尸骨埋江底，
老板年年添新船。

滩险流激礁石恶，
山高路远一肩担，
罗汉菩萨不显圣，
纤绳一挽拉过滩。

.....

几只白木船桅杆上的纤藤拉得很紧，在炮舰激起的浪涛中起伏颠簸，浪花涌进了船舱，船夫惊惶万状地高叫着：“慢车！慢车！”

可是炮舰仍然全速行驶，激起的浪涛更大了。一只木船已经倾斜，船板发出嘎吱嘎吱的碎裂声，眼看要被江水吞没了。船夫绝望地高叫着救命，凄凉的声音在峡谷里飘荡。

“报告舰长！一只木船快被浪沉了，在高喊救命！”副舰长海尼斯上尉把车钟摆在慢车位置，船速减缓了，向福朗林少校报告。

“哼！”福朗林少校正用望远镜观察着两岸的高峰，辨认着布满礁石的航道，听见副舰长的报告，无动于衷地命令道：“全速前进！”

“是！全速前进。”上尉答应一声，立即将车钟摆在全速的位置，炮舰加速了。

莲沱到了。

福朗林少校放下了望远镜，命令道：“减速，停止前进。”

“是！”上尉答应一声，复述了命令：“减速，停止前进。”车钟丁丁响，机器减慢了速度，炮舰在原地顶着激流微微左右摇摆。

福朗林少校走到一张沙发前，恭敬地说：“少将阁下，莲沱到了。”

威尔逊少将穿着海军少将服，手上戴着两枚钻石戒指，左胸挂着一枚勋章，一直坐在驾驶台靠里的沙发上，专注地捧着《泰晤士报》阅览着。听见少校的报告，放下了报纸，缓慢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迈着稳健的步子，走向外面的舰桥。宜昌海关的英国人勃兰田船长也从另一张沙发上急忙站起来，紧跟在少将的身后。

勃兰田用手比划，指着航道介绍说：“少将阁下，这就是莲沱，以上的航道，暗礁犬牙交错，航道狭窄，江水流速很大……”

谈到这里，他顺手从一个水兵手中接过一截涂了黑白两色油漆的竹筒抛在江中，竹筒斜浮在水面上，迅速在船尾消逝。

勃兰田接着说：“由于江底地形复杂，水流变化极大，为轮船的操纵带来困难。特别是那些隐没江底的暗礁，多得要用天文数字计算，我们一时无法弄清。少将阁下，前面不远那个鼓着泡漩的水面下，就有一个锐形暗礁。我们的炮舰鳄鱼号，去年就在那里触礁沉没，官兵大多葬身江底……”

威尔逊少将听到这里，从海尼斯手里接过一支单筒望远镜，迅速对准了焦距，眯着一只眼，用另一只眼仔细对上游观察了一会，将望远镜仍交给海尼斯上尉拿着，脸上没有特别的表情，问道：“派潜水兵摸过吗？”

“少将阁下，因为水深流急，潜水兵下不去，只把那礁石的大小和形状略微摸了一下。”福朗林少校抢在勃兰田前面回答。

停了一会，福朗林少校见威尔逊少将望着湍急的江水沉思没有发问，继续说：“少将阁下，离鳄鱼号沉没的地方不远，鲨鱼号今年又在那里划破了舰底，上帝保佑，军舰没有沉没，至今还在香港船坞里修理……”

少将又从海尼斯上尉手里接过单筒望远镜来观察了一会，见福朗林闭嘴不言了，于是一挥手：“讲下去！”

福朗林少校于是继续说：“少将阁下，川江天险名不虚传，皇家海军几年来只能从宜昌驶到莲沱，不能再前进一步，所以……”

在石壁下的江面上爆炸了，冲起了白花花的水柱，没有命中目标。

威尔逊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

经过校正，第二发炮弹射得过远了，依然没有击中目标。

威尔逊沉着脸。

舰长和水兵都很紧张。炮长仔细校正着标尺，延缓了一会，第三发炮弹出膛了，轰的一声，不偏不倚命中了目标，石壁上涌溅着尘烟。

待尘烟消散，威尔逊少将接过望远镜观察着：那串玲珑的石钟乳大部依然存在，只是被削去很短的一截下部，但毕竟是击中了。他脸上又出现了笑容，简短地命令：“返航！”

“是，返航！”福朗林复述着命令。

军舰划了一个圆弧，掉过头来，全速前进，两岸的岩壁向舰尾飞退……

很快就返回了亚栈，不等掉头抛锚完毕，威尔逊少将离开了驾驶台，进入了军官餐厅。

招待生露意丝小姐，是一位金发碧眼的青年女郎，托着银托盘进了餐厅，皮底的高跟鞋踩在厚实的地毯上，没有发出一点声息：“将军阁下，酒！”

威尔逊从沙发上坐起身来，从托盘里端起一只高脚玻璃酒杯，酒杯里盛满了红艳的香槟酒，一饮而尽；他没有吃一只小盘里的香肠，又舒展地在沙发上躺下。

露意丝小姐没有惊扰他，悄悄地退下。

威尔逊少将望着天蓝色的室顶，凝神思考着：他最近一连收到海军部几道电令，要他在短期内开辟川江航线，把英国商船引进四川，可是……

露意丝小姐又进餐厅来了，她见威尔逊少将军服整齐，因为天气热，额上在出汗。她扭开了壁扇的开关，电风扇转动起来，

一阵凉风对准威尔逊吹着，他感到异常舒适。

他的眼光停留在露意丝小姐的身上。这位女郎的面孔是迷人的，镶花边的白色围裙束在胸前，细腰高胸更富有肉感。这时正亭亭玉立地站在他的身边，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。要是往时，威尔逊少将将会忍不住将露意丝搂抱在怀里亲吻。可是，今天他却没有这样做，冷冷地说：“小姐，去请勃兰田船长和福朗林少校到这里来见我！”

露意丝小姐摸不透少将的脾气：有时对她是那样的热烈，恨不得与她融化成一体的样子，可是，有时却冷得象一块冰。她听见威尔逊的吩咐，有点失望地离开了餐厅。

一会，勃兰田船长进来了。因为勃兰田不是现役军人，名义上是宜昌海关的官员，所以威尔逊略微从沙发上欠了欠身，表示客气，请他在左边的一张沙发上坐下。

跟在勃兰田身后进来的福朗林少校却规矩地直立着。威尔逊少将示意他在右边的一张沙发上坐下。

威尔逊少将为了表示自己身分的高贵和尊严，坐得很端正，矜持地抹抹八字胡须，轻轻咳了一声，缓慢地说：“勃兰田船长，少校先生，我们皇家海军是英国的强大支柱，鸦片战争敲开清帝国大门的是我们；最先驶进长江的也是我们。女王陛下曾经说过：她有两把利剑，一把利剑是基督教；另一把利剑就是皇家海军。传教士先至，我们军舰随后。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，誉为日不落国，不管在东半球或西半球，我们的国旗到处飘扬。先生们，传教士早已进了四川，而我们皇家海军却在四川大门口徘徊不前。难道我们这把利剑生锈了！？先生们，皇家海军的荣誉感，使我必须提醒你们，我们不能驶进川江，商船只能在宜昌止步，长江这条吸管就只有半截，对帝国的损失太大了。我们的商品只能运到宜昌，我们需要的原料就不能直接从四川运走，帝国的影响就会在清帝国减弱。四川是富饶的天府之国，对我们大英帝国

太重要了。我们要控制西藏，除了从印度攀登翻越喜马拉雅山外，还必须经四川直指拉萨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威尔逊少将停顿了一下，严厉的目光向勃兰田和福朗林扫视了一会，然后说：“我命令你们，必须在短期内利用川江船夫，把礁石查清，两个月后，我亲自在重庆接待你们。那时，勃兰田船长可以得到女王陛下授勋，福朗林少校还可晋升为中校。可是……女王陛下对于她的子民是公平的，既不吝惜奖赏有功的臣民，也不吝惜对于失职者的惩罚……”

威尔逊站了起来，福朗林少校和勃兰田船长象弹簧一样迅速跟着站起来，笔直地挺立着。

威尔逊威严的表情消失了，彬彬有礼，面带微笑，向站在旁边的露意丝轻轻吩咐了一声：“小姐，白兰地。”

露意丝小姐将放着三只酒杯的银托盘举到他们面前，他们跟在威尔逊之后各取了一杯酒举在胸前。

威尔逊少将举杯祝酒说：“先生们，愿我们海军这把利剑变得更加犀利吧！预祝我们的胜利，干杯！”

三只高脚玻璃杯碰在一起，发出清脆的丁当声，三人一饮而尽。

威尔逊少将脸上显得异常红润，他看见露意丝小姐金黄色的卷发在电扇鼓起的疾风中飘动，碧蓝的眼睛象一汪秋水，他心情顿时觉得很开朗，柔和地说：“小姐，再来一杯烈性的威士忌。”

.....

一个头缠白帕，脑后垂着一条长辫子，穿无领粗布短衫的青年人，右肩上挎着一个粗布印花包袱，在宜昌南门内一条小街上踽踽着。不远是天主教堂，高耸的钟楼矗入灰蒙蒙的天空中。

一个头戴瓜皮帽，脑后垂着一条假辫，身穿长袍的中年人，沿街东张西望，象寻找什么。忽然发现那个青年人，高兴地上前

去拍了拍青年人的肩膀：“杨老大，害我好找！”

杨老大回头一看，见是船老板金大，不解地问：“金老板，你把木船都卖了，白花花的元宝已到手了，还找我这个放滩匠干啥？”

“哎，有发财的事情找你呢！”金大笑咪咪地说。

杨老大嘴一撇：“金老板，从我爹起就给你放木船出川，你屙的屎是干是稀还不知道？！你的粑粑不会烙糊，发财的事情会找我？！莫非铁树开花马长角！哪有这安逸罗？”

金大装着亲昵地拍着杨老大的肩头：“哎，哪格这说哟！俗话说：美不美乡中水，亲不亲故乡人。我们都是涪州石牛场的人，有发财的事情不找你又找哪个哟！”

杨老大有些不耐烦：“金老板，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每回你打了新木船，装上一船出川货，由我给你放到宜昌，货卸完就将木船卖了，两头赚钱。象我这样的放滩匠，随便拿几个钱就开销了，不管这些人回不回四川。要是找不到回头船放回四川，不是流落他乡，就是讨饭回家。有话你就说吧！不要尽绕弯子，说一箩筐不费钱的好听话！”

金大被杨老大顶了几句，也不生气，胖胖的黄青色脸上红都没红一下。一顶缎子瓜皮帽还戴在头上，天气虽然这样热也不肯脱下，因为是癞子，怕现相不雅观。他依然堆着一脸笑，腮帮上两块横肉挤成一团：“杨老大，你这是狗咬吕洞宾——不识好心人，真有件发财的事情找你。是这样：有条船要放到重庆，我答应包了下来，想找你做个帮手。”

杨老大这才明白了金大对他甜言蜜语的原因，话里带刺地说：“金老板，你答应帮别人放船，找我干啥！分了你的钱不心疼！”

金大好象很坦率：“唉！明人不说假话，放船我是半罐水，哪象你杨老大有一个祖传的本本，把川江里的暗礁怪石记得一清二楚，不简单啊！一篙子一篙子撑了几代人的船，把江下的秘密探

的很透。谁不知杨老大是川江最傲的放滩匠，十几岁就放滩，从没出过差错。”

杨老大听金大说的在理，再加正要找条船放回四川，心中有些活动了，问：“金老板，请说清楚点，是哪个大老板的船，放到重庆给多少钱？”

金大很慷慨地回答：“我也是爽快人，说清楚就说清楚，不会亏你，得的工钱我们对分该好？”

杨老大深知金大的为人，对他的慷慨有些不放心，还想再说，可是金大拉着他就走：“少说空话，走，我们当面去说清楚。”

杨老大把包袱往肩上拉了拉，跟着金大转过了一条街，走到一座小洋房门口，屋顶挂着一面英国米字旗，门上一块金字红匾写着“怡和洋行”四字。

进了大门，金大向头上缠着大包头，一脸络腮胡的印度看门低声说了几句，领着金大走了进去，在一间房门口站住了。

金大干咳了两声，方才掀开门帘。

这时室内一个声音在亲热地招呼：“金老板，请进，请进。”

杨老大随金大走了进去，看见一个蓄八字胡，穿派力司薄呢西服的中国人，站在那里微笑相迎。金大给他们介绍：“周买办，这是杨老大。”

周买办客气地用右手指指沙发：“请坐，请坐。”

杨老大是头一次坐沙发，对于这有弹性的坐垫很不习惯，拘谨地把印花布包袱取下，放在怀里，一双穿着毛耳草鞋的脚踏在地毯上，真有点不谐调。

一个浓脂艳抹，体态轻盈妖娆，穿旗装的年轻女人用托盘上前献了茶，又每人敬了一支雪茄烟才退下去。

周买办笑嘻嘻地向杨老大拱拱手：“兄弟久仰杨老大的大名，幸会，幸会。”

杨老大有些惊疑，这些平常骄横不可一世的买办大人，怎么

会对他这个土里土气的放滩匠这样客气！不知葫芦里究竟卖的啥药？只得不出声端坐着，低头吸着手指上夹的雪茄烟。

金大见杨老大没有回答，接过话去：“买办大人，我这个同乡不会说话，请原谅。”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。”周买办把话转入了正题：“金老板、杨老大，这次请你们帮忙，把一艘船引进川江，放到重庆，事成之后，决不会亏待你们。”

金大学着官场中腔调，奉承说：“全靠买办大人恩典，牛身上拔根毛比我们腰还粗呢！”

周买办听见金大这句粗话，把他比作一条牛，心里有点不舒服，但只微微皱了皱眉，沉默了一会，看无话可谈，于是喊了一声：“来人呀！”

刚才那个年轻女人掀开门帘走了进来，恭敬地站在周买办面前娇声问：“大人，要啥？”

周买办轻声吩咐了一句：“在楼上请海关的勃兰田大人和福朗林少校。”

那个穿旗装的年轻女人答应着去了。

杨老大更有些惊疑，怎么又钻出一个勃兰田大人和福朗林少校！这与引船进川江有啥相干？正想之间，听见一阵皮鞋响，那年轻女人掀开门帘，勃兰田和福朗林先后进入室内。

周买办起身笑迎，金大站起来谦恭地弯着腰，只有杨老大微微欠了欠身，仍坐在沙发上。

勃兰田和福朗林大摇大摆地落了座。周买办方才介绍：“这是海关河道监督勃兰田大人，这是皇家海军鲑鱼号舰长福朗林少校，这是金老板，这是杨老大。”

杨老大开始觉得勃兰田有些面熟，但记不起在哪里见过，及至听到介绍是海关人员，猛地想起来了：两年前，他放的一条木船在镇川门外江心，被英国军舰鲑鱼号浪翻了，淹死了几个人，

他差点也沉尸江底。事后他和几个船民告到宜昌知府衙门，被告鲑鱼号船长并未到庭，坐在知府大人身边陪审的就是这位勃兰田。勃兰田是英国人，当然帮着英国人讲话；中国的知府大人后来也帮着英国人讲话，反而说船民咆哮公庭，一阵乱棒逐出，杨老大也挨了几棒。结果一个钱也没赔，几条人命就枉死了。

杨老大是第一次看见鲑鱼号的舰长福朗林，见他军服齐整、盛气凌人的样子，心里反感，怒目盯着勃兰田和福朗林。

勃兰田没有感觉到杨老大异常的神情，用流利的中国话说：“好的，好的，凡是与我们英国人合作得好的中国人，是从不吃亏的。”

金大站起来了，谄媚地说：“洋大人说得对，我们一定合作。”

杨老大陵了金大一眼，有气地扔掉了手上的雪茄。

周买办含笑说：“金老板，杨老大，这次就是请你们帮助福朗林少校，将鲑鱼号炮舰引进川江，放到重庆去。”

“哎！鲑鱼号要进川江！”杨老大忍不住吃惊地跳了起来。

周买办看见杨老大吃惊的样子，笑着解释说：“是的，鲑鱼号进川江是为商船开辟航道，我们英国怡和洋行与二位合作的时间长呢！”

周买办明明是中国人，偏说“我们英国”，杨老大再也忍不住了，压抑的怒火爆发了：“你们另外请人引船吧！我不能当汉奸出卖祖宗，落个千古骂名。”说完也不打招呼，提着包袱气昂昂地冲出了怡和洋行。

他听见金大在洋行内喊他，于是加快了脚步走过几条街，穿出了南门洞，到了江岸边，才放慢了脚步，沿着一条破破烂烂的河街徘徊。

他想：吴三桂领清兵入关，当了汉奸，至今还挨骂。他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，觉得舒了口气。他虽然没有读过书，但从哥老会知道了吴三桂这段历史，使他具有一种纯朴的民族意识。可是，

他不引英国军舰进川江，英国人难道就进不去吗？他隐隐感到英国军舰早迟也会开进川江去的。一想到英国军舰和商船不久就会在川江横冲直撞，他不禁就打了个冷颤。预感到他们这些世代以驾木船为生的船夫，生活会更困难，物产丰美的四川从此就多事了……

杨老大愈想愈气闷，就拿眼前来说，离家已经很久了，家中的妻儿还日夜盼望他回家拿钱买米维持生活。年轻的妻子抱着不到一岁的幼儿，可能早站在屋侧的黄桷树下眺望着长江，盼他归去啊！可是，至今还找不到一条回川的木船驾引。要是再过几天，身上的钱也用光了，只有讨饭回乡，说不定还会流落他乡，连尸骨也回不去……

杨老大走到小酒店门口，不觉踱了进去。当他正踱进酒店的时候，远远一个人盯了他一眼，就闪进一个小巷里不见了。

杨老大要了一碟卤豆腐干，一碟煮胡豆，一小壶白酒，一个人自斟自饮，喝着闷酒。

天上黑云滚滚，大地更加灰暗，有些闷热，象要跑暴的样子。

天黑了，杨老大喝完了一壶白酒，两个碟子也空了，感到有些醉，也不想吃饭了，叫了一碗清水豆丝来吃了，付了酒帐，将土布包袱仍挎在右肩上，走出了店门。

门外黑沉沉的，天上闪电，打着干雷。他怕淋雨，想赶快到江边去找一条熟识的木船借宿一宵。

走到江边河坝上，幸好天上不断闪电，借着闪电瞬息的亮光艰难地往前走着。

酒实在喝得多了一点，他感到头重脚轻，踉跄着又往前走了一段。突然一个人影举着一把匕首向他扑过来，这时正好一个闪电，在瞬息的亮光中，他看清是金大，吃惊地叫了一声：“金大，你！”他抓住金大拿匕首的那只手，拚命撑拒着，用力想推开，可是力不从心。

又是一道闪电，明晃晃的匕首离他的左胸愈来愈近，他来不及叫一声，匕首终于刺进了他的心脏。他向前蹒跚了两步，跌倒在河滩上。

金大迅速取下了他的土布包袱，从里面摸出一个油纸包，在闪电的光中，他看清了是他需要的川江暗礁图，敏捷地揣在身上。

金大的瓜皮帽在搏斗中掉到河滩上，他在黑暗中摸索寻找。

雷电更密了，下起瓢泼大雨，在闪电的光中，金大的癞子头显得特别刺眼。

金大终于摸着了他的瓜皮帽，慌忙戴到头上，在雷雨中向江边窜去。

鲑鱼号的一只小舢板在那里等着他，他弓身上了小舢板。英国水兵在雷雨中摇动桨向鲑鱼号划去。

小舢板在鲑鱼号放下的舷梯边靠拢了，金大浑身淋得湿透了，踏着舷梯登上了甲板，勃兰田和福朗林少校在舷梯口迎着他。

金大吐了一口流进嘴里的雨水，摸出油纸包的川江暗礁图，递给少校：“少校大人，暗礁图取得了。”

福朗林少校不自觉地用英语说：“Very good①！”随即对身后的金发女郎用英语吩咐：“露意丝小姐，把这位先生带去洗澡，换上新睡衣。”

过了一会，待金大在上甲板军官餐厅出现，已经洗好澡，换上一件长条纹的丝质睡衣。只是仍然戴着那顶淋湿了的瓜皮帽，脑后垂着的假辫湿滴滴的，显得有些滑稽。

少将没有出面，福朗林少校坐在主位上，勃兰田在一旁相陪。

露意丝小姐送上一道又一道菜。

金大好象忘记他刚杀过人，一心模仿英国人的动作，将餐巾蒙在颌下，笨拙地使用着刀叉。

① 很好的意思。

露意丝小姐在每人面前的高脚玻璃杯里斟满了威士忌。

福朗林少校领头站起来，举着酒杯用流利的中国话祝酒：“为女王陛下的健康干杯！”三只酒杯当地碰在一起，因为金大不习惯，他酒杯里泼出一些酒来。三人一饮而尽，坐下吃了一点菜。

露意丝小姐又在三只酒杯里斟满了酒。

福朗林少校又领头站起来第二次祝酒：“为女王陛下的利剑——皇家海军的胜利干杯！”

三只酒杯又当地碰在一起。这次金大有点进步，酒杯里的酒没有泼出来，三人又是一饮而尽……

第三次祝酒，福朗林少校大声说：“为得到川江暗礁图，为金先生与我们第一次合作的胜利，为预祝早日开进川江，安全到达重庆干杯！”……

祝酒完毕，三人的脸上被酒精烧得很润。

露意丝打开餐厅角落的一部留声机，传出钢琴弹奏的月光曲。

金大张着嘴惊异地看着留声机上的大喇叭，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这自己发声的洋玩意。

舰身忽然摇晃起来，勃兰田说着俏皮话：“噫，福朗林少校，鲑鱼号难道也喝醉了酒！”

“待我去看看！”福朗林走出餐厅，大雨还哗哗地下着。

一会，福朗林少校回来了，对勃兰田说：“先生，长江涨水了，从万寿桥冲入长江的山洪其势很猛，形成了一股漩流，我们军舰正在夹堰水上，所以摇摆起来。”

勃兰田担心地说：“舰长先生，抛锚在夹堰水上容易走锚，可能需要移泊！”

“no, no!”福朗林少校摇着头说，“我们钢锚是抓得很牢的，你不用担心。”

留声机继续传出钢琴的弹奏声，福朗林少校有些醉意了，说：“勃兰田先生，你听，这月光曲多么优美柔和，我们西方的文明，